



外集卷第十八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八

書三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
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
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雋逸之氣就
於法度根蒂一作祇前古作為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
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鑿和以駕五輅
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

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耻短則是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

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
蕞爾之質列一作良於囚拘瞻望門墻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尊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踈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弗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尊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

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尚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柰何惟

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借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疑滯

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
片一作斫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為儒程先生碑
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
道不仕以數學為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吉
孺象一作玄先生碑象字疑非程字而莫有識者許
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
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
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
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
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傳學知名今世必
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示幸
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
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文
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文丈位望並隆然
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
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
有限耶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
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

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
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
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
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
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
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
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
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踈不及再聞語言之
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
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
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
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
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
盡春初嘗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
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
某再拜

按內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旣與刁君不應稱文丈夫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

胥公當考

與陳負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群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䟽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叅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叅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一作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

師友締交遊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
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
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况又用之於肩從齒序
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
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
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
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
迫於促裝楊秀才旦

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
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旣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
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
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
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
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
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
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
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
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

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况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士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
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
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
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
計旣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
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
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厚一作重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

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
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
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
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
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
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
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
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
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
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

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
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
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
許相訪此不予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
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
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
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
脩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
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
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
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
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
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
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
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
言蹇然閑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

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
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其
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其所見如吾子之文豈
一二而可數哉為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
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
一二而數也其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
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為
謝

外集卷第十八

答孫正之第一書今又疑二字

第二書三十年前一作三十一以前

答相擇之書兩策一作兩冊未知足下之意合否知字下

字

答徐無黨書於辨論經旨於字上一并前所記記一作寄

外集卷第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六十九

書四

答宋咸書

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

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尚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緩一作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旣已力排言事者而記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未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

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 頽在頽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為宜爾此為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况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後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王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為恨也去年辱書于頽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

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
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啻無足以
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其於足下不必見其文
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
而愛之不已以謂閑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
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
垂涎已啖一臠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
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
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
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
不可得况一人之力無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
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
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
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
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
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

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悰姑此爲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倣爲明守而密代亡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旣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

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
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
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
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
不次脩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
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
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
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
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
鞅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髮僧衣
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
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
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
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
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况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
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

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尚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三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

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關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况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

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
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
亦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
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
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
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
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
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

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
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爲
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
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
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

如作提刑
斷獄之類

然又不知尊意

以爲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
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
爲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
爲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

清曰守節曰正正避御名
音同所改也文賢有成曰

獻義兼文知已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
節文正矣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何疑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一

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

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專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

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為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

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

失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今乃入閣却御前殿

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

衙自明宗失之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

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

延英便殿亦謂入閣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

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前殿入閣

唐未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閣自後唐至國

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閣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為

入閣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為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曩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

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

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
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
寅十有八年而得十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
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
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叙其事庶以見
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
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
儒者徃徃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
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
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
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
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
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
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
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
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景祐三年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徃來皆辱見過又蒙
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
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

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
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
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類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
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
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
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
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
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
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
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

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
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
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
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
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
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
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
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
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

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為報以塞其慙其頓首

京本英辭類藁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且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為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茲者人至

此下一有又字

與王深甫論世譜前世

真蹟世字况一人之力真蹟下有固字况

下有以字

同前

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碣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

同前代亡

一作代之

與蔡君謨書自三代

此下一有奔走此下一有山不秦漢二字

足以示人

不字上一
有恐字

此下一
有也字

外集卷第二十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

策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

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何如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謚議

贈太尉夏守贊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者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予以君

命死道塗得謚莊

一作

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

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瀆謚曰忠僖謹議

齋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作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碩鈞衡舊德宗室群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毋喪歸祔先城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饑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稿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閱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于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颺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况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二十

外集卷第二十一

歐陽文忠公集七十一

譜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勾踐是爲越王越王勾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多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涿郡太守者子孫

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于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
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
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
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
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
不顯至其孫願願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
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
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
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
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
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
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
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歆子
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
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
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
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
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
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
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景達生一子

僧寶生三子

顏生一子

紇生四子

詢

亮

德

胤

約生一子

盛闕

邃闕

詢生四子

長卿闕

肅生一子

倫闕

通生二子

幼明生一子

昶生二子

璟

幼讓闕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生一子名亡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遠

楚生三子名亡

某

某

戌

託子生三

鄠闕

邠子生八

俊子生一

伸子生一

翺子生一

宏子生二

葛三

至

起

猛子生二

儀子生四

麗

綬

谷子生二

煥

炳

寬子生五

曦

暉

晃

曉

煦

鑒

霈

曉

藹

端無子

信子生一

觀子生二

偃子生三

素子生三

佺子生一

載子生一

晝

脩 昞

旦生二子

宗古

曄生三子

宗道

曄生三子

宗顏

宗閔

宗閔

翦生三子

宗孟

佺生二子

翦生三子

暹

凱

勲

羽無子

倣生三子

賴生二子

景

昱

邦闕

顛生一子名亡

頊生一子名亡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畧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德

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

鸞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滌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

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其

所居履順坊為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伍第三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四仕南唐為靜江軍團練使據宋

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為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

十有五葬曾家庄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少以文學著稱南唐耻從進士

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為文十餘萬言召試為

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

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四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

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四仕皇朝為許田令葬奉新累贈

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翽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為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

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爲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爲人方重寡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爲政清廉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木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附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

教之如巳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
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
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頴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
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閩饒八州爲政務
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
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顓爲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玄
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
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凡遠者疎
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旣別
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
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
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諸房譜皆以
此圖爲首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

子於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

相傳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勾踐是為越王越王勾踐

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為楚威王

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

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為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

烏程歐餘山之陽三十六字一作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為歐陽亭侯

其後子孫遂以為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

一有閩君字 搖復以為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蹄有字

之後有仕漢為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

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

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一有生和伯仕于漢世

為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

四字一作顯者仕于晉最顯一字無曰建字堅石所謂渤

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

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于陳

者曰顧威名著于南海顧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

唐尤顯皆為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為封望自

通三世生琮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為吉州

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萬生某某
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
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
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僞歐陽
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府君以
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
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
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
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將
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

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踈而其達於仕進者何
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朝叨
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
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尚敢以爲親
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
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
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
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
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
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

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謚與其行事則具于譜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至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歐陽氏之諸族曰舉曰迹曰純亦以其族隨晉渡江散居丹陽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質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頴頴子紇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為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萬又為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譜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為定者因其舊也初

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頴至通史皆以為臨湘人而詢之舊譜則以渤海之重合縣都昌鄉仁貴里為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脩皇祖始居吉水之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脩之世實為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世七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踐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畧依其上下旁行作為譜圖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為世使別為世者上承其祖為玄孫下繫其孫為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少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孫別而自為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出祖而下別其親疎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 景達生一
- 僧寶生三
- 頴生二
- 紇生四
- 詢

託生二

鄠闕

柳子生八

俊子生一

翺子生一

葛

伸子生一

顛子生二

至

儀子生四

猛子生二

綬

谷子生二

起

寬子生四

麗

煥

炳

暘

暘

照

晁

侏子生一

素子生一

霈

信子生一

端無子

觀子生二

晁

偃子生三

旦子生二

脩

宗古

曄子生三

宗道

宗顏

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藏舊譜前列
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
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贄等上又列唐吏
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
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
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而譜自涿郡太守
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有其夫人曰
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
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
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爲博士其

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
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士
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
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
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歛字
正思漢氏以歛爲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
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歛八世疑漢所謂歐
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
容字和伯於義爲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
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恠其夫人世家無可考

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謬者皆不
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
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
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
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
迹可紀者各
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
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
世父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
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
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
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畧者不遺也凡諸房
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
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外集卷第二十一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
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
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
爲正而存集本於後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凡玄孫凡字上一字彥士士一作世
又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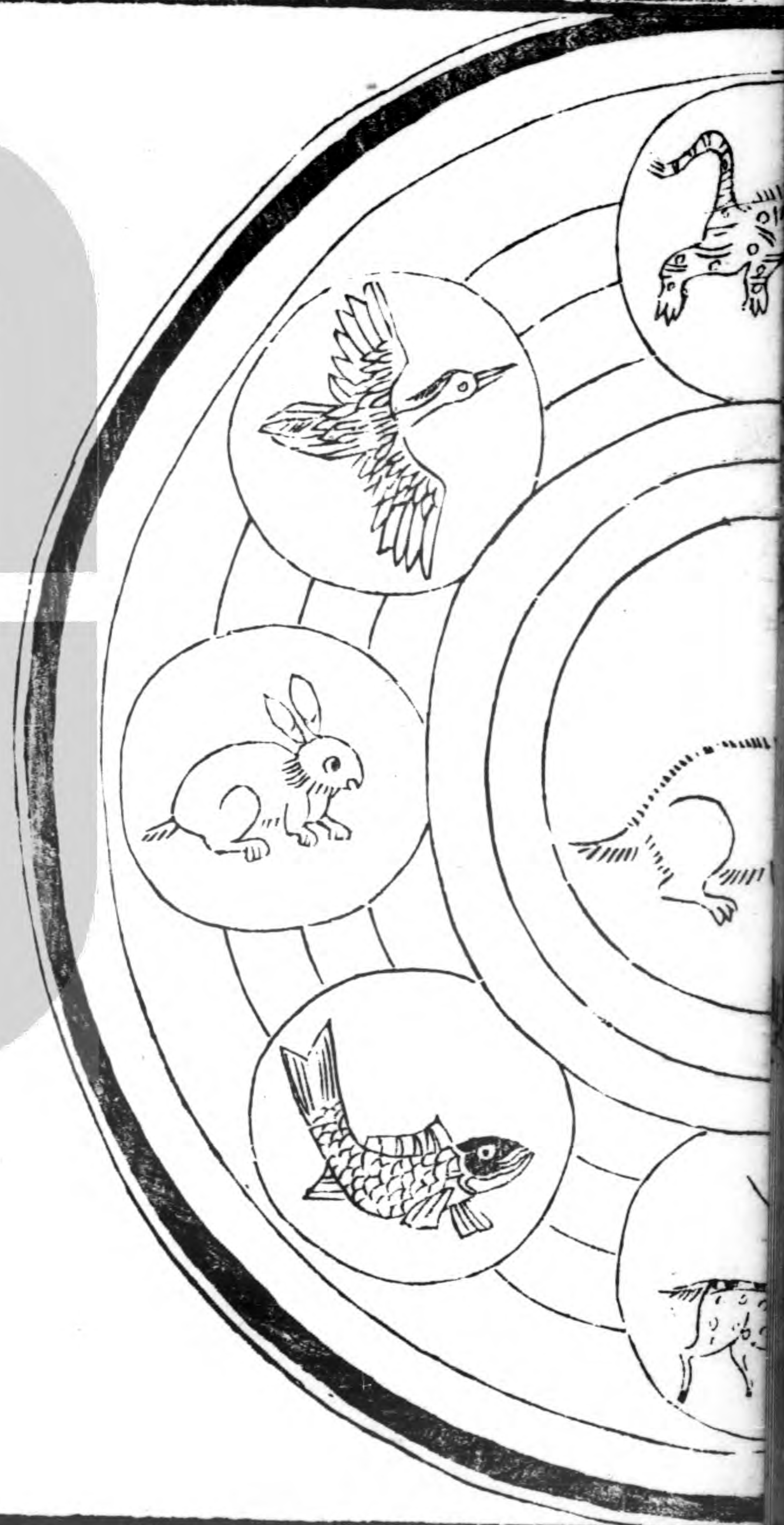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
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
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顓唐書
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
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歐文卷七十一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
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
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群居之
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
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
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
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
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
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
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



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能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酌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